

點閱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卷一百一十五

鹽鐵論卷下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詣於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喧者。以為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僕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音咨勾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佛勸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去聲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真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草履似菜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為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為知。為桀歛者不為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冊。虛心傾耳以聽。原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冊。策通作

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詬詬不可勝聽。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凶音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置用。宜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音灰。計利籌冊。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者也。文學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冊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鶠鳴暗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鶠。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閭音。言者也。

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為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犧驥舉之在伯樂。音洛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駕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駕。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

使責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

國病第二十八

大夫曰。嘻。諸生闇。音達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况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趙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

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闇闇。爭鹽鐵。亦非為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減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為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悖惄然無赤賜之辭。

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聲。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去故愕愕者福也。譏諷音淺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大夫色少寬。而文學而蘇也。

丞相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渣滓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

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酈。勝灌之屬為輔。雖既異世。亦即閼夫太顛而已。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廝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鴻下愚。不足以大議。竊者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醸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

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縉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博音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強寃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貨賤篡殺女紅音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轂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壙素几席緝蹠音婢妾衣紈履絲匹庶婢音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蹋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要古腰劖作臉從容傳白黛青者衆無而為有貧而強切兩夸文表無裏紈袴枲裝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殫音丹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去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螟奚卒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嘆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閑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

身忘禍也。其惡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謔。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大夫默然。

丞相史曰。願聞散不足。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坊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傲慢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鱉不中聲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遂驅殲音大網宣掩捕麌音冠耽湎沈酒鋪百川鮮羔挑音幾音幾胎扁皮黃口春鵠秋雛冬葵溫韭浚茈音葵蘇蔓莧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冗足禦寒暑敝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斷茅茨不剪無斷削之事磨礲之功大夫達棟楹士穎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并幹增梁雕文檻修璽音夏璧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音壞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綿音提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拖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駢貳輜輶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裨音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袖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縷繡羅紈中者素綿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娶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

倍縑縑之用倍紩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軫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蓋益益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盤葦矛革。常民染輿大軫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綵韁。杠中者錯錐鹿塗采珥音二。靳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麃豹祛。庶人則毛綺松音弓。音同。櫟鞶皮傳。今富者鼴渾音吾。狐白鳬音佐。中者羶音計。衣金縷燕鰲音。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檮革。鞮音低。皮膚而已。及其後革鞍凳音藉。成鐵鏹不飾。今富者鞬音劙耳銀鑷。音鞬。列黃金琅勒。罽繡弇汙。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紩系。米畫音壞暴乾。古者汙尊坎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卽行柳陶瓠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形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音杯。夫一文一杯得銅杯十。賈通作價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煇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暴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殼旅重疊。燔炙滿案。膾如鼈膾。膾膾。麌卵鷄鷄。橙拘鮀音禮。醯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膾音蠶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賓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伯。阡陌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

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急於禮而篤於祭。嬪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馳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食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音賴健吉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檮音瞞之寢牀移音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檮士不斤成大夫輦莞而已今富者繡繡幃幄塗屏錯音附夫中者錦綺高張采畫音墻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弱音弱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蘭音各蓬蓽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獫皮代旃闌音達坐平莞古者不粥紝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偏列設施咸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膾音搘馬腹音啖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音日蹇捕庸脯音而羔豆賜鷩音贖膾音膾雁羹自鮑甘鈆熱粱和炙古者土鼓音山塊枹音浮擊木拊音石以盡其歡及其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戶木板聖暗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棺不斷音今富者繡牆題湊音中者梓棺楩樟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縣音遷吏素桑棟音謀偶車轂輪

匹夫無貌領楨人衣紈綿。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
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聲增樓中者祠堂屏閣。
垣闥采^{浮思音}。古者鄰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音記}象珥^音。二封君夫人加錦尚駕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珮中者長裾交襪璧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為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姊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邱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臣。妾各以其時共供公職。古今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烹衣食。私作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胥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遠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

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漑。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洋汙力作。今蠻夷交胫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蔓。音技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暴下不借。執^{音快}翟^{音蝠}秦堅婢妾韋^{音盍}絲履。走者革^{音芝}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沛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未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音期}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音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邱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半一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陛下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丞相史曰治聚不足奈何。

賢良曰蓋杭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日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捐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紝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

大夫曰孔子語孝豐贍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聲。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虧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故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大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隳壞其緒。縱躋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廄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恥為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丞相史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風昔所願覲也。若夫劖客論博奕。辯威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辨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食。無以更責雪恥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鍼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鍼石。通關鬲。則恐有感胡之累。懷鍼橐。托丈。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蹠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眾。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已。已不能故。道何狹之有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土。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古作通富者以財賈音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

青緹擇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俱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為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棟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虧諸小吏小吏虧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縣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澹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縣吏相遺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幹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彰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

政不在民也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督之僞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令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謫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決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督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說。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止民。鉏所以別苗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坊。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閹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罿音羅而喜也。令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晳之偽。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說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情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曰施惠說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君子不為惠。患惡者不為仁。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澹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憚。何則。所饒也。夫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饑樂。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